

臺灣學練習

在新住民一詞問世以前，我們一家早已成了新住民。

關於晚年移民，奶奶其實沒有特別想法。尤其她們老廣東人，養兒多半為了防老，如今獨子娶了一個臺灣新抱，決定舉家遷臺，年青一輩幾乎不曾過問她的意願，就這麼成了定局。脫港潮流初起，隔籬鄰舍一個個去了英國、去了紐澳、去了加拿大，決定落腳臺灣的，實屬邊緣裡的邊緣。他們沒能料到，廿年以後將有更大一波巨浪襲來，使東方之珠近乎傾城。來不及後覺更稱不上先知，奶奶並未發覺自己身處歷史轉捩。生命當前，她惟有順水推船。

於是，啟德機場，眼見爹地與姑媽執手相看淚眼，彷彿黃鶴一去不復返，奶奶倒是一派從容。搬離盤根錯節的屋邨、入住五層雙併的公寓，凡事需要從頭練習。尤其於她，沒有受過教育，大字不識幾個，晚年移民該是多麼地動天驚。然而奶奶卻有一種不練之練、不習之習。歷經戰前與戰

後、災前與災後、經濟起飛前與經濟起飛後，她們老廣東人不過以食為天，並非樂觀也不算豁達，只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。

過去是文盲，如今加上耳盲，甚至追劇也得聚精會神，揣測演員表情聲口，枉論新聞一類缺乏起承轉合的節目。比諸選舉，奶奶不懂造勢晚會何以能夠風風火火、力竭聲嘶，足以媲美國榮紅館開唱，香港沒有多少人口樂意投票。中央政黨輪替以前，市府就先迎來政黨輪替。九零年代，改朝換代是件大事，在野成了執政，電視機裡說臺語的陡然多了。我不清楚奶奶對此是否有所意識，抑或國語臺語於她而言沒有分別。那回她仔仔細細摀下戳記，對著場外的我們張揚選票，一邊問道「係唔係咁」，嚇得選務連忙上前遮掩。在那選票張揚的一瞬，我清楚見到奶奶撤了自己的私章，那係她唯獨會寫的兩個國字：阮容。

需要從頭練習者何止選舉？需要從頭練習者何止奶奶？夜裡我總來到她的房間，並肩躺下，趁著將睡未睡的這段光陰，開啟一堂又一堂的「臺灣學」——其實，我也不過現學現賣。原來原來，豬潤在此叫作豬肝，因為肝乾同音，所以改乾為潤；原來原來，牛脷在此叫作牛舌，因為舌蝕同音，所以改蝕為利；原來原來，新抱在此叫作媳婦，因為新婦與辛苦同音，所以改婦為抱。凡此種種，宛若回到童稚時期，奶奶送我上學途中，每每我是天花亂墜口沫橫飛，只為換她一抹笑容，朝我說道：咁怪趣嘅？

從前是我需要奶奶，現下是奶奶需要我。而我需要奶奶需要我。

奶奶送我上學途中，先是我送奶奶上公園。祖孫兩個一輛巴士，央煩司機稍待一會，我非得見她背影消失於對過巷口，始能安

心繼續趕路。公園老榕樹大根深、社團頗眾，老中青三代各據一隅，總不愁沒有各自興致所在。晨運以前，奶奶先得練習臺派老婦異於屋邨師奶，個個搽脂抹粉、豐乳肥臀，隨著音樂搔首弄姿。而她只是靜靜尋了一處樹蔭，做著自己發明的健身操。遠處飄來震天價響的一二三四，使她耳濡目染，自此學會了一二三四。我總笑她，國語說得比起臺北市長還要字正腔圓。

如此一二三四、二二三四、三二三四，竟也結識了幾位隨國民政府播遷的廣東婦人。奶奶小心翼翼地掏出懷裡揣著的漆皮小簿，掀開記著一串號碼的那頁，讓我寫下陳太二字。那係她的「臺灣學」學姐，少小離家，大江大海，一堂課修了四十餘年，因而得以混入臺派老婦社團而不顯隔膜。陳太攜著奶奶一屁股坐在老榕底下，說了幾句含糊的話，奶奶有聽沒懂，再三確認以後方才明白過來，陳太說的是廣東話，只是她的母語早已成了外語。

然而我終究沒能讓奶奶打通電話。網路萌生之初，開機以前得先歷經數據系統咿咿啞啞，幾乎一家連線萬家響。若中途斷線，另是一番波折。家裡只有一條線路，電腦與電話共用，做了這個就做不得那個。一日午後，蟬鳴噪罷，奶奶喚我替她撥個號碼，而我只是擺擺手道「等陣等陣」。電玩激戰當前，哪裡顧得這麼許多，總之往後還要碰面，不必糾結於一時半刻。當時的我沒能料到，我所說的等一陣子，於她而言是等一輩子。日後我讀著她的漆皮小簿，歪七扭八寫著陳太，登時淚如雨下。那係她最末一次到公園裡去晨運。

這些年來，生命依舊順水推船，乃至我偷偷簡省了家裡一項慣例，爹地亦似乎沒有察覺。廣東人家講究禮數，一日三餐尤其天

底大事，必得全員集合正襟危坐。開動以前，晚輩須先逐個勸膳，平輩之間又有長幼之別。總歸我先領頭喊過一輪，接著弟弟複誦一遍，長久下來，習慣而成自然，幾乎深入骨髓。奶奶故去以後，我決計不再延續舊規，因為心下明白，至今我還是可能不由自主地脫口一句「爹地、媽咪、奶奶食飯。」——而那一瞬，我也就不得不承認，家裡已經少了一個人。

每逢清明上墳，我們幾乎兩手空空，三牲四果一概沒有。為了避開車潮，甚至提早三週四週、七早八早驅車趕路，並不介意正日與否。港人貌似迷信，拜天公也拜地基，祭祖一項倒是十分陽春。使我想起從前奶奶攀高爬低，給我幾乎不曾謀面的阿爺上香，當時她已早早預言：「而家有我俾你阿爺裝香，以後仲有邊個記得我？」確實，經歷幾番裝潢整修，後來家裡索性撤了祖先牌位，僅只放上相片聊表紀念。

但我想說，我記得啊。從前是奶奶記得我，現下是我記得奶奶。而我記得奶奶記得我。

放學以後，還未坐定，便氣喘吁吁地與她分享校園點滴，兜在身後說了個無歇無休。同學之間拌嘴，瘋話傾巢而出，國語在我腦子裡譯成粵語，粵語再在我嘴巴裡譯成國語，始終來不及回敬。某次同學說了「你這個外省第二代啦」，當下滿心難堪，思路迴轉不過，只能悻悻然漲紅了臉。奶奶聽了卻是一笑，安慰我道：「點解你係外省？香港又唔係省。」聽了以後，頓時豁然開朗，這是奶奶的不練之練、不習之習。而我總是練習太多。

避過了新冠與非典、避過了納莉與九二一、避過了政黨輪替再輪替，也避過了我的碩士袍與學士袍。奶奶沒能等到千禧，自然沒

能等到如今港飲港食遍地開花，扭開電視竟是一堂又一堂的「香港學」，而她可謂香港學的大師。上班下班尖峰時刻，街角或會隨風送來幾句廣東俗話，使我禁不住回頭再三。彷彿眾裡尋他千百度，只為鄉音無改鬢毛衰。之於臺灣，我已無須現學現賣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北車迷宮，我心中自有一片地圖。

我們替奶奶揀的塔位背山面海，眼底下攤開一襲油亮的關渡平原，房子下是島嶼，房子上是天堂，仲介稱之「別墅」——我們還在等待臺北老宅都市更新的時候，奶奶已經搶先一步入住別墅了。上墳無非如此，念及故人舊日細瑣，往往一陣談笑，遠遠得像是一則古書上看來的故事，眾人紛紛為之作注。而後又似乎憶起了一些什麼，各自陷入靜默。

靜默之間，遠處駛來一輛轎車，車門才開，隨即瀉了一地鏗鏗鏘鏘的話音，那係我們再熟悉不過的。媽咪於是叫道：「他們在說廣東話！」是啊是啊，奶奶聽見了嗎？他們在說廣東話。

時代巨浪一波一波，曾經邊緣裡的邊緣，竟成先知裡的先知。奶奶上的這一門「臺灣學」此刻桃李滿園。興許他們初來乍到，練習了一年半載，或者如我，練習了三十年整。眼見學弟學妹熟門熟路驅車到此，拈香點火、喃喃祝禱，遙想他們入土為安的故舊親朋，此情此景不免教人寬慰，像是劍外忽傳收薊北，使我初聞涕淚滿衣裳。他們終究也從「臺灣學」裡畢業了。

馬奎斯說的：親人埋骨之處，才是家鄉。在新住民一詞問世以後，我們一家早已成了原住民。

鄺介文

個人簡介

師大附中、政大中文系、臺大戲劇研究所，香港出生的臺北國人。耽溺於生活細瑣的甜靜微光，卻在戲劇裡尋覓水裡來火裡去的刺激性歡快。曾獲懷恩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臺北文學獎、青年文學獎、蘭陽文學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祖母的粵語是嫲嫲，祖母的臺語是阿嬤。自人人都有一個嫲嫲的香港，到人人都有一個阿嬤的臺灣，獨獨我的是個「奶奶」，彷彿天底下絕無僅有，格外珍而重之。願將今生所獲肯定與榮譽，悉數獻給阮容女士——她是我的香港學老師、我的臺灣學同學、我的絕無僅有、我的珍而重之。

此文同時與諸多在臺港人分享。臺灣居，大不易。我們都在練習臺灣學，我們都在臺灣學練習。

短評

房慧真

形式與內容、技巧與情感兼具，寫作功力純熟。此篇鬆動傳統「新住民」的定義，將原本的意義外延、擴張，使得在臺灣的新住民群像有更多樣的內涵。二〇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後港人大批移居臺灣，上一次的移民潮可上溯至一九九七年，在其中形成「臺灣學」的脈絡，一層疊一層的歷史岩層，港人本身的世代交替，以及港人來到臺灣後的「他者之眼」，都讓「臺灣學」有著可深入探討的豐富層次。